

外国

军事文学

译丛



活着的士兵

(日) 石川达三 著
钟庆安 欧希林 译

WAIGUO JUNSHI
WENXUE YICONG

昆仑出版社



活着的士兵

（美）F. 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 著

陈良廷 译

W A I G U O J U N S H I
W E N X U E Y I C O N G

（第 1 卷）

外国

军事文学

译丛

活着的士兵

(日) 石川达三 著

钟庆安 欧希林 译

WAIGUO JUNSHI
WENXUE YICONG

昆仑出版社

· 外国军事文学译丛 ·

活着的士兵

(日)石川达三 著

钟庆安 欧希林 译校

昆仑出版社出版 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
北京东升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4 $\frac{1}{8}$ ·字数84,000

1987年12月第1版·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20,000

ISBN 7-800 40-022-0/I·19

书号 10282·39 定价 0.90元

译 者 的 话

日本电影《金环蚀》早已为我国人民所熟悉。观众不仅为这部影片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所感动，而且为影片对资本主义进行大胆的揭露所惊叹。然而，不少人对《金环蚀》的作者石川达三先生却知之甚少。

石川达三先生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。他1905年7月生于日本秋田县。父亲是中学教师，家境贫寒。在他九岁的时候死去了母亲。石川先生的幼年生活很苦。1925年他入早稻田大学读书，并开始写小说。1927年专攻英文。当时他无钱交学费，就给报社投稿，利用悬赏小说的奖金才付清一年的学费。但终因贫穷中途辍学。石川先生早年的清贫生活 and 不幸遭遇对他后来成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有很大影响。

石川达三先生辍学后曾在国民时论社工作一段时间，1930年退职。退职后随移民去巴西，同年8月回国。他根据所闻写成《最近南美往来记》，在1935年发表。他根据这一段经历写的《苍生》获第一届芥川奖^①。从此，他在日本文

^① 芥川奖——日本文学奖中最有名，最有权威的一种奖。始于1935年，每年2次。奖给有作为的新作家，每次1—2名。——译者注

坛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和尊敬。

1940年以前，他的主要作品有《无名村》、《活着的士兵》、《结婚生活》、《武汉作战》等。这些作品的最大特点是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报告文学的手法，感人肺腑。
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，日本反动政府对外扩大侵略战争，对内推行高压政策。文学界出现了“御用文学”和“纯粹文学”。石川先生逆潮流而上，在“御用文学”和“纯粹文学”之间，发现了区别于二者的新文学领域，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战后（1945年），他又以政治上、社会上重大事件为背景，先后写成《随风摇摆的芦苇》、《人墙》、《满目疮痍的山河》、《金环蚀》等作品。

石川先生除写作之外，还担任许多社会工作。在日本文艺家协会、文艺著作权保护同盟、日本笔会等活动中，他起很大作用，颇有影响，是其中心人物之一。

《活着的士兵》写于1938年，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品。时值石川达三先生三十三岁。1937年12月，石川先生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员随日军来华，先后到过上海、苏州、南京，他目睹日军暴行，极为震惊。翌年1月回国后立即开始写作。

石川先生在《活着的士兵》初版自序中说：

“原稿于1938年2月1日动笔，纪元节（2月11日）拂晓前完稿。在整整的十天中夜以继日地工作，伏案疾书，一口气儿写完三百三十张稿纸。”

“我的目的就是要把战争的真实面目诉诸社

会，让那些沉浸在胜利之中的大后方人们深刻地反省。”

寥寥数语，作者的激情和斗志跃然纸上。

这一作品写完后立即被选用，登载在《中央公论》3月号上。当时，日本反动政府推行白色统治，言论和出版受到严格控制。编辑部为通过官方的刁难和检查，使用了例行手段，出版时排出许多白空，危险性最大的部分不得不做大量删节和修改。

尽管如此，这部作品还是被扣上“有反军内容，有碍时局”而禁止发表。《中央公论》也受到停止发行的处分。石川达三先生被污以“捏造事实，扰乱治安”、“违反报纸法”的罪名而被起诉。

法院判石川先生监禁四个月，缓期三年执行。后虽提出上诉，但法院仍然维持原判。理由是作者写了“皇军士兵杀戮非战斗人员、掠夺、军纪涣散的内容，扰乱社会秩序”。

正如日本村上兵卫先生在《无边际的中国战线》一书中解说的那样，对当时的军阀政府来说，“支那事变”只能是“圣战”，“皇军只能是勇敢膺惩敌人而又纪律严明并富有爱民思想的军队”，真实的描写倒成了“荒诞无稽”。

直至1945年秋，即日本投降后，这部作品才终于按原稿发表。

作者虽在本书的终结之时，特别用附记的形式声明：

“本稿不是真实的实战记录，乃是作者进行相当自由的创作尝试。故部队与官兵姓名等，多为虚

拟。特此秉告。”

但是，熟悉这一段日军侵华史的人们都清楚，作者笔下的日军作战部队是有所指的。书中的高岛部队就是以实际侵华日军第十六师（中岛今朝吾中将为师长）为模特写的。1937年7月7日，日本当局为扩大侵华战争，一手制造了“芦沟桥事变”，接着又于8月13日，阴谋制造了“上海事变”，把全面的侵华战争强加给中国人民。日本侵略军为达到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的罪恶目的，铁蹄所到之处，采取杀光、烧光、抢光的“三光政策”，使中国人民长期处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，蒙受了难以形容的巨大损失。第十六师就是一支忠实执行最高当局意图的凶狠残酷的日军部队。它1937年9月于大沽登陆，此后沿子牙河在华北作战。为进攻南京，又秘密地从大连乘船经海上进长江，并于11月在白茆口强行登陆，攻常熟、下无锡、夺常州、占丹阳，直指当时国民党首都南京。在进攻南京的作战中，它负责攻占南京的最大屏障——紫金山；攻陷南京后，它又参加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，并长时期担任南京的所谓卫戍工作。读者可以从书中知道，高岛部队在华作战路线和经过，和第十六师完全一样。

在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部队中，中岛今朝吾的第十六师，和谷寿夫指挥的第六师一样，是最凶残的刽子手。作者选取第十六师为模特，对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暴行，是有典型意义的。书中有关部队杀人、放火、抢劫的描述，虽然距日军实际上的所作所为相距甚远，但在当时日本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下，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。这部著作又是日军侵华暴行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见证。

作为一名中国读者，当您读完这部著作之后，您不会对石川达三先生肃然起敬吗？您不认为石川达三先生不但是一位优秀的作家，而且还是一名勇敢的反法西斯斗士吗？在中国处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之下、中国人民备受侵略战争之苦的时候，石川达三先生申张正义，以笔代刀，同日本法西斯进行过勇敢的斗争，我们为有这样的日本朋友而衷心高兴。正由于有这样的日本友人，中日友好的历史才更加丰富、坚实。

在激动和兴奋之余，我们也想为中日友好作些微薄工作，遂决定强勉所难，把石川达三先生的《活着的士兵》译成中文，敬献给中国读者。如果这项工作，对中日友好有所裨益，则不胜欣慰。

钟庆安 欧希林
1987年1月 于北京

第 一 节

北平陷落后，高岛部队在大沽登陆。这时大陆正值夏末秋初，天气仍很炎热。一群群苍蝇追逐着行军的队伍，在满身汗水和尘土的士兵头顶打转飞舞。

此后两个月，沿着子牙河两岸追击敌人，当寒霜染白士兵双肩的深秋时分，传来石家庄已落入友军之手的消息。

高岛部队在宁晋县某村集结待命，休整十天。这期间，以连为单位举行了追悼会。有两名连长战死，步兵兵力损失了十分之一，但补充部队连影儿都没有。

突然间从紧挨团部的民房里升起了大火，浓烟频频飞掠过夕阳照射下的团部窗户。

笠原下士和手下的两个士兵最先跑过来，他们抓住了一个在现场转游的中国人。那人有二十二三岁，身穿破衣裳，脖颈和手脚满是污垢。

“你！”笠原下士用中国话怒吼道。但他只会说这一个字，其它中国话连一句也说不上来。他吸溜着鼻涕，命令部下：“去把团部翻译叫来！”

一个士兵向团部跑去。笠原在一口扔到路旁的水缸上坐下，端详着火势。火焰顺着墙壁爬上顶棚，烧着了房梁。房瓦之间闪出白灼的光亮，火舌打着旋儿在窗户上窜动。

“烧得好旺啊！真热乎！”

一个士兵伸出两手，好象在火盆旁烤火似的，眼望着那个中国人的脸继续说道：

“你这个家伙，一看就知道是你干的！”

青年象根枯木桩一样，毫无表情地站在两个士兵中间。瘦瘦的面孔，看上去有点茫然若失。先后走过来七、八个士兵，把这个青年围在当中。

中桥翻译挎着手枪，扎着裹腿，两手插兜，晃动着肩膀走过来。

“是这家伙干的吗？”

“大概是，你问一下。胆大包天，竟想火烧团部……”

翻译吐掉嘴里嚼着的火柴棍，厉声质问了几句什么。然而那青年却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，一言不发。他轻轻摇晃着青年的肩膀，继续反复逼问。于是青年用平静的声调简短地回答了两句。只见中桥翻译勃然大怒，恶狠狠地打了青年几记耳光。青年摇摇晃晃地向后退去，差点跌倒。从熊熊燃烧的烈焰中，一大片房瓦坍塌下来，发出沉闷的巨响。在一旁围观的士兵问道：“他说了什么，翻译先生？”

“这小子说：‘我烧的是自家的房子，这是老子自己的事情！’”

坐在水缸上正借大火取暖的笠原下土一跃而起，抓住青年的手腕，扯上就走。

“走，快快地！”

青年快步走起来，两个士兵跟在后面。走了十几步，笠原回过头，向着中桥翻译意味深长地狡黠一笑。

四个人离开村子，走出百多米远，来到一条小河边。河岸杨柳成行，两边田圃广阔无边，夕阳西下，天际一片绯红。风平浪静，水面清晰地映出晚霞的倒影，一派静谧的晚秋景象。几家民房错落无序，附近渺无人影。他们跳过几具中国士兵的尸体，来到小河堤上。河边一簇簇将要凋谢的野菊花垂在水面上，田圃中的炮弹坑里积满了水，变成一个圆的水泡子。

笠原收住脚，回过头来。青年低着头，望着纹丝不动的河水。水面露出一匹死马圆圆的臀部，马鞍周围挂满浮萍，马头没在水里。

“转过脸去！……说你也听不懂，别扭的家伙！”

没办法，他只好自己绕到青年的背后，哗啦一声从刀鞘中抽出日本刀来。一见这个动作，瘦得象只猴子似的青年，扑通一声跪倒在泥水中，又磕头又作揖地大声喊叫起来。然而，笠原下士对这些早已司空见惯，因而毫不动情。

“嗨！！”

刹那间，青年的叫声戛然而止。荒野登时恢复了傍晚的宁静。青年的头没有掉下来，但落下了深深的刀口。在他的身体倒下去之前，鲜血咕嘟咕嘟地染红了肩膀。他的身体向右倾斜，倒在堤岸的野菊丛中，接着翻滚了一下，扑通一声，半截身子掉进水里，与马屁股贴在一起，两只满是泥巴的赤脚伸向天空。

三个人默默地往回走。暮色中依稀可见几处悬挂着的太阳旗。火灾现场冒起的烟雾上，开始映出赤红色的火焰。已

到吃晚饭的时候了。

大火已然熄灭，夜幕降临在团部的后院里，四五个士兵围着火堆，象往常一样烤着白薯。拆毁的椅子在火堆中变了形。随军僧片山玄澄尽管让浓烟呛得非常难受，但仍旧拨动着火中的白薯，并用嘶哑的声音问道：

“喂！好象要改变战线，是吗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往哪儿改？”笠原下士用肮脏的手指捏着装配给品的纸盒，放到火上烧着玩。

“听师长阁下的口气，好象要返回天津去。”

“你见到师长阁下了吗？”

“嗯，是谈遗骨的事情。我原想如果部队在这一带呆一段时间的话，我就趁机把遗骨送到天津或大连去，但师长阁下说不要去了。听说部队可能要往天津方向运动。”

“天津！”笠原下士忽然拍了一下膝盖，大声喊道，“好，到了天津一定能让我们痛痛快快地玩一场啦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一个士兵以满认真的表情回答道：

“找个艺妓陪酒，再弄个妓女玩玩，喝个大醉……”

“啊哈哈……”笠原放声大笑。这时，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中桥翻译烤火来了。

“刚才那小子，杀掉了吗？”

“干掉了，那个野杂种……”对刚才那把火，他似乎至今还感到惋惜。其实，在中桥询问之前，他早已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杀人对他来说，并非什么稀罕事儿。

“小河中有一匹死马，这会儿他正让那匹死马搂着

呢！”

一个士兵倏地站了起来，举手敬礼。其它人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团长西泽上校叼着烟卷，正悠然自得地向火堆走来。上校回礼后，一边伸手烤火，一边问道：“什么好吃的东西？这么香啊！”一个士兵搬过来一把椅子，坦白地答道：“在烤白薯。”

“给我一个吃好吗？”

士兵们高兴地笑了。他们对西泽上校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高高的个头，瘦瘦的身材，虽说看上去并不健壮，但却很有气派。使人感到他浑身是胆。他和士兵们一样，衣服和手上沾满了泥巴和污垢。此刻，他坐在椅子上，懒洋洋地摸着自己的长胡须。

“团长阁下，您的胡子长得真漂亮！”中桥翻译说。

“嗯，不过还是随军僧的漂亮！”

士兵们又开心地笑了。能和团长这样围在一起烤火，使他们感到实在荣幸之至。笠原下士用木片从火中拨出一块烤好的白薯，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包住白薯后拿了起来，可心里却又犯难了：“是给团长好呢还是不给好呢？”

“你还不快递给团长！”随军僧用沙哑的声音说。

团长默默地伸出手，笠原欠起身，恭恭敬敬地把白薯递过去。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团长吃白薯。

“有人说部队要转移，你们猜猜要到哪儿去？”

“好象要去天津方向。”片山玄澄答道。

“嗯，为什么？”

“团长您说话的口气好象是那样。”

西泽上校剥去白薯皮，把一块热气腾腾的白薯扔进嘴

里。士兵们都不约而同地咽下了一口唾液。

“到底要到哪儿去呀？”中桥翻译问。

“连我也不知道啊！总而言之战线要变，这是无疑的。”

“啊……”

“携带的口粮发下来了吗？”

“正在领。”

对话一停止，大家都在回想离开天津以来的战斗经过，并在猜想今后将要开始的战斗。只要一站在团长身边，就使人感到精神振奋，勇气倍增。大家都明白，现在正在参战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和平。

值班的士兵走了过来，“咔嚓”一声，脚后跟一碰，举手敬了一个礼。

“副官阁下请您回去，他带来了司令部的命令。”

“喔……”西泽上校从椅子上站起身来，火堆周围的士兵们也站起来向上校敬礼，目送上校远去。

西泽上校一走，大家就随便起来，开始斗嘴打趣，争先恐后地从火中抓出白薯。笠原下士脱掉脚上的靴子，接着又扯下了袜子。扁平的大脚板冒着热气，脚后跟有一块黑皴，而脚面却又肥又白。

“快喽，在这一二天之内，就要出发喽！”他借着火光，查看脚掌。这时空中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，自然分不清这是敌人的飞机还是自己的飞机。没有一个人理会它。大家对这种事早已习以为常，顾不上为它去操心。笠原将右脚放在左腿上，又一次喇啦啦地抽出刀来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修脚呗！走路太多，脚底都磨出茧子来了，一走路就疼，真比中了枪子儿还难受！”

他把脸凑近脚掌，吸溜着鼻涕，开始用刀削去硬梆梆的脚掌皮。没有仔细擦拭的军刀，有几处缺口，刀刃上还隐隐留着一些血迹，手上的油脂使刀身失去了闪闪的光泽，象蒙上了一层铅粉。

第二天，天不亮就下达了向石家庄行军的命令。行程将近六十公里，炮车和辎重车把道路辗压得坑坑洼洼，行军队形时常被冲乱。辎重部队和西泽部队第三营奉命暂时留下，推迟到次日出发。出发之前，由将抵达宁晋的某友军部队担任警戒。

午饭和晚饭只休息了二十分钟，水壶里的水冰冷冰冷，喝下去，透心儿凉。

一路跋涉，到达石家庄时，已是夜深人静，月亮高悬了。部队开进火车站，车站上一片漆黑，没有一星灯火。停在站里的闷罐车厢便是今晚下榻的场所。士兵们把空汽油桶搬进车厢，在桶里烧柴取暖。很快，人们蹒缩成一团躺在几天前牲畜卧卧过的乱稻草堆上睡着了。精疲力尽的士兵们，顾不上松开裹腿，头枕战友的大腿，象死人一样沉沉鼾睡。车厢门忽然被粗暴地推开了，有人在外面喊叫：

“野田一等兵在哪儿？野田一等兵！”

“喔喔……”应声的是那个叫野田的士兵，那声音因困乏而显得有气无力，听着都使人难受。外面的士兵又一次喊道：

“该你站岗喽！”

“是！”野田的声音登时变得清晰响亮，并急忙翻身站起来。站岗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啊，即使睡着了也记在心里。对这种任务的顺从，严守时间，几乎象机器一样的准确，实在叫人感到可怜。他抱着枪，从沉睡的战友中间爬出来，跳到漆黑的铁道上，然后拔出刺刀，咔嚓一声装到了枪尖上。冰冻的土地在靴下咚咚作响，好象走在石板路上一样。他竖起大衣领子，向哨位走去。售票处变成了哨所，十二名换岗士兵在围火取暖。

次日清晨，当东方的天空渐渐发白的时候，货车满载着士兵离开了车站。石家庄逐渐从不安的睡眠中醒来。这里那里，太阳旗在飘摆闪动，在车站附近，已有几十名身穿西服和大衣的文职人员，佩带“宣抚班”^①臂章，在忙于战后工作。他们自然是为了建设“明朗的华北”，为了使居民认识“正义的日本”，“为了赐给居民们以安居乐业的天地……”居民们穿着鼓鼓囊囊的肮脏的黑棉衣，皱巴巴的衣袖上套着圆日徽臂章，一看到日本兵，就笑嘻嘻地举手敬礼，表现出他们可怜的境遇。习惯于战祸的居民们，从他们的祖祖辈辈开始，就已经养成了顺从占领军的习惯。日本士兵虽然看到了他们的敬礼，但并不信任他们。

石家庄郊外，满目凄凉，到处是被破坏的房屋废墟。房倒屋塌，瓦砾成堆，在可怕的寂静中，残墙断壁比肩而立。铁路沿线，村民们按照日军的命令，在收拾中国士兵的尸体，挖坑掩埋。几十具尸体被一个压一个地丢在土坑里，象鱼一样张着嘴，扭歪着脖子，然后被盖上了田地里的泥土。

^① “宣抚班”——日军在占领区建立的反动宣传组织。——译者